

我們開會

朱 自 清 編 選
何 達 著



中興出版社印行

中興詩叢

第八集
（創作）
我們開會
朱清編
何達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中興出版社印行

中 興 詩 叢

6

(創作)

我 們 開 會

著 者 何 達

發行者 韋 丘 琛

發行所 中 興 出 版 社

上海(11)北京路
713弄520號二樓

~~~~~  
有版權・禁翻印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滬初版

[寒017]

目 錄

朱序（朱自清先生：今天的詩）

女人	19	一個名字	48
土	20	霧	50
風	21	兵士們的家信	55
我們的心	24	選舉	63
朋友	27	燈	65
我們開會	30	羅斯福	67
老鞋匠	33	給瑪耶珂夫斯基	78
我們的詩人	37	五四頌	86
我們	9	家信	91
給	41	民主火	99
等	43	我們是民主火	111
你	44	寫標語	125
期待	45	五四晚會	131

我走.....	134	無題（本集原序）...	177
圖書館.....	137	不怕死，怕討論.....	179
我們不是「詩人」	143	清華園風景.....	182
給葉華.....	149	愛.....	184
路.....	152	聽.....	187
舞.....	154	悼六一慘案三烈士 ..	188
黃包車夫.....	157	獻給師長們.....	192
人民的巨手.....	160	蕭大媽.....	194
思想.....	162	詩朗誦.....	199
一個少女的經歷...	164	火葬.....	201
我們的話.....	167	憶安南	203
自殺.....	169	新詩社.....	206
貴州速寫.....	173	給讀者.....	218
他們.....	175		

朱 序

——介紹何達的詩集：『我們開會』

多少年來大家常在討論詩的道路，甚至於出路。討論出路，多少是在擔心詩沒有出路。其實詩何至於沒有出路呢？抗戰以後，詩又像五四時代流行起來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担心了，但是什麼道路呢？什麼

方向呢？大家却還看不準。抗戰結束了，開始了一個更其動亂的時代。這時代需要詩，更其需要朗誦詩。三年了，生活越來越尖銳化，詩也越來越尖銳化。不論你傷腦筋與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詩是以朗誦詩為主調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所謂以朗誦詩為主調，不是說只有朗誦詩，或詩都能朗誦，我們不希望詩的道路那麼窄。這只是說朗誦以外的詩，除掉不爲了朗誦，不適於朗誦之外，態度和朗誦詩是一致的，這却也不是說這些詩都是從朗誦詩蛻變的，它們和朗誦詩起先平行發展，後來就歸到一條路上來了，因爲大家的生活漸漸歸到一條路上來了。

聞一多先生在「文學的歷史動向」裏論到「新詩的前途」，說「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多像點詩」。現在的朗誦詩有時候需要化裝，確乎是戲劇化。這種大概是諷刺詩，摹倣口氣也就需要摹倣神氣，所以宜於化裝。但是更多的朗誦詩是在要求行動，指導行動，那就需要散文化、雜文化、說話化，也就不像傳統的詩。根本的不同在於傳統詩的中心是「我」，朗誦詩沒有「我」，有「我們」，沒有中心，有集團。這是詩的革命，也可以說是革命的詩。本集的作者何達同學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詩都在發展這個「我們」而揚棄那個「我」，不管朗誦不朗誦。他的話大概是

不錯的。這也可以說是由量變到質變的路。田間先生
最先走上這條路。後來像綠原先生「童話」裏「這一
次」一首裏：

我們召喚

... ..

我們將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魯藜先生「醒來的時候」裏「青春曲」一首裏：

春天呀，

你燒灼着太行山，

你燒灼着我們青春的胸部呀！

也都表示着這種進展。

近來青勃先生的「號角在哭泣」裏有一首「叩」

，第二段是：

人民越來越多

緊閉的門外

人民的憤怒

一秒鐘比一秒鐘高揚

人民的力量

一秒鐘比一秒鐘壯大

等他們

在門外爆炸

一片宮殿便會變成曠場

作者是在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實就等於「我們」了。傳統詩有「我」，所以強調孤立的個性，強調獨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貴族性的詩人。青年代卻要揚棄這種詩人。何達在「我們不是『詩人』」裏說

「詩人」們啊

你們的靈魂發酸了

你們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別人玩弄着你們的語言

閑着兩隻手

什麼也不做

——滾你們的蛋吧

詩人做了詩人，就有一個詩人的圈子將他圈在裏頭。不論他歌唱的是打倒禮教，人道主義，愛和死，享樂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卻總是劃在一道圈子裏，躲在一個角落裏，不能打開了自己，不能像何達說的「火一樣地公開了自己」（無題）。這種詩人的感興和主題往往是從讀書甚至於讀詩來的。讀書或讀詩固然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現實生活究竟隔了一層。目下大家得在現實生活裏掙扎和戰鬪。所以何達說：

我們的詩

只是鐵匠的

「榔頭」

木匠的

「鋸」

農人的

「鋤頭」

士兵的

「鎗」——「我們不是『詩人』」

這樣抹掉了「詩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隊伍裏，用
詩做工具和武器去參加那集體的生活的鬭爭，是現在

的青年代。

「我們」替代了「我」，「我們」的語言也替代了「我」的語言。傳統的詩人要創造自己的語言，用奇幻的聯想創造比喻或形象，用複雜而曲折的組織傳達情意，結果是了解和欣賞詩的越來越少。所以現在的詩的語言第一是要回到樸素，回到自然。這卻並不是回到傳統的民間形式，那往往落後的貧乏而浮誇的語言。這只是回到自己口頭的語言，自己的集團裏的說話。有時候從生活的接觸裏學習了熟悉了別的集團的說話，也在適當的機會裏使用着。總而言之，詩是一種說話，照着嘴裏說得出的，至少說起來不太別扭

的寫出來，大概沒有錯兒。新鮮的形象還是要的，經濟的組織也還是要的，不然就容易成為庸俗的，散漫的東西。但是要以自己的說話做標準，要念起來不老，是結結巴巴的，至少還要自己的集團裏的人聽起來一聽就懂。換句話說，詩的語言總要唸得上口才成。許多青年人的詩已經向着這個方向走。這就是葉紫和自然。但是詩既然分了行，到底是詩，自然儘管自然，勻稱還是要勻稱的，不過不可機械化就是了。自然和樸素使得詩行簡短，容易集中些，容易完整些。民間形式裏的重疊，若是活潑的變化的應用，也有同樣的效果。何達有一首「我們的話」，是簡短而「乾脆」。

的話 同時是簡短而「乾脆」的形象化的詩。

我們要說一種話

乾脆得

像機關鎗在打靶

一個字一個字

就是那一顆顆

火紅的曳光彈

描得好準

今天的詩既然以朗誦詩為主調，歌唱的主題自然是差不多的。朗誦詩的主題可以說有諷刺，控訴和行動三個，而強調的是第一個第三個。其他的誦卻似乎

在強調着第一個第二個。這也是很自然的。朗誦詩訴諸羣衆，控訴和行動是一拍就合的。其他的詩不能如此，所以就偏向前兩個主題上去了。諷刺詩容易誇張而不真切，無論朗誦或默讀，往往會弄到只博得人們的一笑，不給留下回味。要能够恰如其分的嚴肅就好。控訴詩現在似乎集中在農民或農村的紀實——這種苦難和迫害的紀實，實在是些控訴的言詞，控訴那幫製造苦難和施行迫害的人，提醒大家對於他們的憎恨。給都市的被壓迫者控訴的詩卻還不多。本集裏的「兵士們的家信」「黃包車夫」「一個少女的經歷」提供了一些例子。聞一多先生要讓詩「多像點小說戲